

楓窗隨筆

■陳蘭蓀 (唐院土木1943)

「楓窗」的主人陳蘭蓀學長，因名字幽雅，被本刊讀者誤認為學姊，令其莞爾。陳學長今年六九高齡，唐院土木系1943級畢，增任軍事委員會外事局二級翻譯官、香港大學紡織廠總工程師、香港工業學院紡織系講師、Otto Goedecke (U.S) Inc 所屬Lone Star Textiles Inc的監督、Southwest Textiles工務經理、美國西南區紡織協會1980~81年度主席。

現已退休，然仍負有Motion Control, Inc.及Industrial Business Consultants, Inc.兩公司的顧問工程師。生性風趣，好寫輕鬆的小品文，本刊近幾期來所刊載的「楓窗隨筆」即是陳學長即興的傑作。

慣性的正反作用

老妻在後園裡拔野草，一棵又一棵，再一棵，更一棵，拔個不停，有時連別的家務都要宕後一下，看她聚精會神地對付這些小草，讓我領會到一個普遍的心理狀態。

猴子們互相在身上找蝨子，人們閒坐嗑瓜子，和拔野草這件事有一個通性，一只蝨子，一粒瓜子，一棵小草，都是極微末的小東西，捉一只蝨子，嗑一粒瓜子，一棵小草，都是極微末的小東西，捉一只蝨子，嗑一粒瓜子，拔一棵野草，都是輕

而易舉的事，惟其輕而易舉，沒有明顯的段落，於是成為難於下決心斬斷的連鎖。

日常生活中很多這一類的事，懶惰的人，挨在被窩裡，一分又一分鐘，再一分鐘，更一分鐘，六十個小小的分鐘是一個鐘頭，過了四五個短短的鐘點就已擱午了。

打算做一件事，啊呀，倦得很，養一下神再做吧，啊呀，電視上有個好節目，看完再做吧，啊呀，某人要來明天再做吧。

巴基斯坦人答應別人做一樁事，愛講do do minutes(只要兩分鐘就給你做)。但是do do minutes常常變成do do hours, do do days, do do weeks, 也許永不給你do do。

不過千萬不要看輕了“慣性”這兩個字，運用得巧妙，化腐朽為神奇，成為工作的推動力。我太太拔草，就是一個簡單

的典型例子。飲酒失掉節制的人叫alcoholic美國人借過來換一個頭，創了一個新名詞，將做起事來無休無止的人叫workaholic，其實講穿了一樣是個“拖”字。過了下班時間，挨在辦公室裡，一分又一分，再一分，更一分，分鐘積成鐘點，幾個鐘點一過就是深夜了。賴辦公室和賴被窩有什麼不同？有的話，一個被認為超人，一個被叫做賴蟲。

馮大宗·屠欽濤·邵中和學長 連袂訪加

■屠欽濤

能原委員會駐會委員馮大宗學長，全懋公司董事長屠欽濤學長暨宏碁公司執行副總經理邵中和學長于本月初連袂赴加拿大Edmonton市出席中加經濟合作會議。馮學長曾提出“Coal Demand And Supply In Taiwan”論文一篇，極獲與會代表之好評。邵學長主持中加電腦科技之交流，屠學長推動中加貿易之發展，均多貢獻。會後屠學長順道赴溫哥華訪問級友張玉廷及王志新學長，遊覽溫哥華全市勝景及豪華府邸，暢敘舊情。

左起：張玉廷學長、屠欽濤學長、王志新學長伉儷

